

### 第三章 老丈人笑談君山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狼桃愣了起來，本以為選擇梧州這個地方進行談判，範閑再如何無恥下流，總要顧忌一下林家的臉麵，哪裏想到，那位南慶的前任相爺，居然會和自己的女婿一樣無恥，而且...臉皮竟是厚到了這種程度。

這還有王法嗎？還有天理嗎？

“這是道德問題。”狼桃站起身來，在心裏對自己說著，不希得再說範閑，拱拱手，便告辭而去。

酒樓上回複平靜，範閑籲了一口氣，抹了抹額上的汗，複又坐在了桌上。他並不感到如何緊張，至於北齊那邊來的人們，並不會讓他感到棘手，反正他是了解海棠的，那女子的脾氣便是自己也摸不清楚，即便暫離蘇州，也總是有再見的一日所謂江湖雖遠，總有口水互津的時節。

真正讓範閑緊張不安的，其實還是狼桃先前暗罵的那些內容這裏畢竟是梧州，是林相爺的故鄉，這個州城裏，與來自遠方的客人們議論著自己與另一個女子的問題，這會讓婉兒如何想？林相爺的麵子往哪擱？自己怎麼向家裏人交待？

所以他一直避而不見狼桃，還有部分原因就是基於這種考慮。

而今天之所以來，也是因為林若甫很開誠布公地與他進行了一番交談，便是這般，他才有足夠厚的臉皮與無恥，來與狼桃議論這些事情。

...

北齊諸人帶著那把被擰成麻花的破劍，上了馬車往南邊去了，至於蘇州那邊會發生什麼事情，範閑已經不想再去管。也沒有能力去管，隻等著鄧子越他們傳些消息回來就好。他站在酒樓的欄沿邊，看著那行人的身影，盯著那個猶自氣鼓鼓地衛家小姐。唇角不由泛起一絲苦笑自己說服不了海棠，狼桃自然也不行，隻是不清楚苦荷會不會出麵，朵朵隻是一個願意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清貴人物，這是很特別的一點。

旋即想回梧州城裏的事情，範閑地心裏不禁生出一絲歉疚來，自然是對婉兒的，思來想去，總是沒個好著手的法子，才漸漸感覺到了張無忌當年的痛並快樂。隻是他清楚自己並不像張教主那般虛偽，卻比張教主要更加無恥些。

他搖搖頭，掀開前襟。讓酒樓外的風入衣，替自己清涼了一下心境，便隨著那些遠道客人的腳步下樓而去。

雖說來梧州並沒有大張旗鼓，但在林家的大宅裏住了這麼些天，消息早就已經傳到了外邊。梧州的知州早就已經備了厚禮去拜望過了。而市井裏的百姓也猜到了那位姑爺客正在梧州度假。

但當範閑的馬車行於街上時，沒有任何人前來打擾，也沒有任何一位市民會喊破此事。梧州裏地民眾們隻是見著馬車，微微佝身，無聲地行禮。

這種帶著一絲距離感卻又發自內心的尊敬，讓範閑十分高興，也由此事清晰地看出，自己的老丈人在梧州城裏究竟擁有怎樣地地位與聲望。

隻是他沒有想到一點，梧州人民對他的尊敬，並不僅僅是因為林老相爺，也因為小範大人自己的名聲。梧州人很為這位姑爺感到驕傲。

當馬車回到林宅那個大的恐怖的莊園後，範閑快馬走到後堂，那位正用手把玩著翠綠鼻煙過來地老人，第一句話就是：“做大事者，就需要臉厚心黑。”

範閑默然，自己覓了個椅子坐下，輕聲反駁道：“這和那些事情沒關係。”

這位把玩鼻煙壺的老人，自然就是歸鄉養老的關任相爺林若甫，一年地時間，這位當初慶國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便已經變成了一位鄉間的善翁般，頭髮隻是和軟地梳絡著，身上穿著件很舒服的單衣，腳上蹬著雙沒有後跟的半履。

隻是林若甫那深陷的眼窩裏卻帶著一絲疲憊與無趣，或許是脫離了朝廷裏的勾心鬥角，這般淡然的修養，反而讓他的精神氣魄不如當年。

林若甫聽著範閑下意識地反駁，忍不住微笑批評道：“莫非你以為這真地隻是小兒女間的一件事情？”

範閑沉默少許後說道：“我不以為...本質上有什麼太大區別。”

林若甫一直不停撫摩鼻煙壺的手停了下來，望著他說道：“是嗎？可是這件事情發展起來，就不僅僅是這麼簡單了...如果那個女子沒有北齊聖女的身份，沒有與北齊皇室之間的關係，小兒女情事？你以為老夫會允許你成婚不足兩年，便又想這些花花心思？陛下會默許你？”

範閑明白這個道理，如果不是娶了海棠會為自己以及自己身後的那些人帶來些好處，沒有人會站在自己一邊。尤其是以林若甫的立場來說，斷沒有為自己女婿討小老婆出謀劃策的道理。

“老丈人啊...”範閑苦笑著說道：“讓我去抖狠的是你，這時候批評我的又是你，我可怎麼做？”

林若甫聽著這話，也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昨夜你說的話很對我的胃口...我不理你與那位女子間的關係如何，隻要你在朝中站的愈穩，我林家也就愈穩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有海棠這位外界大援，自己在南慶的地位也會“固”許多。隻是他某些方麵確實是很冷漠無情的人，卻依然保留了前世的某些觀念，下意識裏就不希望將自己的私事，與政治方麵聯係起來。

更何況，海棠不見得肯嫁給自己。

似乎猜到範閑在想什麼，林若甫微笑說道：“其實你我都明白這件事情的發展，她嫁不嫁入你範家，本來就是無所謂的事情...隻要她不嫁給別人便好。”

範閑再次點點頭。承認這個老狐狸的想法與自己是一致地。

“我去看看婉兒和大寶。”他站起身來，恭敬地對老丈人行了一禮。

林若甫想了會兒，溫和說道：“婉兒那裏你不用擔心什麼，她自幼雖然不在我的身邊。但畢竟也是在皇宮裏長大的人兒，自然會明白其中的緣由。”

範閑苦笑無語，心想這位老丈人倒是坦白地狠，不過轉念一想，當年林若甫不正是與長公主生了個女兒，才有了後來的飛黃騰達？這般一想，也算是了解了。

上一輩的事情，果然比自己更王八蛋一些。

他想了想，堅持說道：“我隻是去看看婉兒。”

“她與大寶還是第一次回梧州，族裏的兄弟嫂子們都把他們兩個供在天上。這時候應該正在夷洞天玩耍。”林若甫似笑非笑地望著自己的女婿，“有什麼房內的事情要解釋的，留到晚上吧。”

範閑惱火地撓了撓頭。

“知道當初為什麼我會答應將婉兒許配給你？”

範閑雖然猜得到一點。卻依然繼續搖著那個有些發帳的頭顱。

林若甫緩緩將鼻煙壺放到桌上，說道：“陛下當初有意將婉兒指給你，還是慶曆元年二年間的事情，當時陳萍萍反對，極力反對。我便嗅出了這件事情當中有些蹊蹺。”

範閑心想，陳萍萍反對與你反對有什麼關係？

林若甫解答了他的疑問：“滿朝文武之中，我所忌者。隻有三人。”

“哪三人？”

“你父親一個，陳老跛子一個，還有那位秦家地老爺子。”

範閑細細一品，陳萍萍執掌監察院，可謂除了宰相之外，滿朝百官手中權力最大的人，而且手中掌著的暗處實力極強，自然是當初地林若甫所忌憚的。而秦家那位老爺子雖然年紀大了，極少上朝。但畢竟官拜樞密院正使，乃是軍

中頭一號人物，超品大員，門生故舊遍及軍中，自然也要得到林若甫的重視。

隻是自家那位老爺子...當初隻是位戶部侍郎，怎麼就讓林若甫如此看重？

林若甫沒有解釋他眼中的疑問，繼續輕聲說道：“而在這三人之中，我最佩服陳萍萍的眼光，所以當他強力反對你與晨丫頭地婚事時...而這件事情在當時看來，並沒有什麼很明顯地壞處，對哪方都是如此...所以我知道他一定知道一些我沒有掌握的隱情...所以...”

老人微笑著說道：“我也反對。”

知道婉兒與大舅哥在外遊玩，範閑明白去扶葡萄架的工作隻能晚上去做，此時聽著丈老人地話語，知道這是準備議論朝政之事，所以幹脆坐好了身子，認真傾聽著，聽到此時，不由好奇道：“那為什麼後來您同意了？”

“和你說過...或許你已經忘了。”林若甫的笑容裏不禁帶出了一絲滄桑，“珙兒去了，我膝下便隻有大寶與晨丫頭二人，而陛下當時已經流露出了讓我去職的念頭...我在朝中若幹年，奸相之名不是白來的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，而我的族人也因為我的庇護，在這個世上獲取了極大的利益...我去之後，誰來保護他們？誰來庇佑我的大寶？”

林若甫盯著他的雙眼，說道：“你送鼻煙壺給我地那日我斷定你可以做到這一切，所以我應承了此事。”

那隻祖母綠打造而成的精緻鼻煙壺，此時正靜靜地擺在林若甫身邊的木桌之上。

範閑沉默半刻後，平靜又誠意十足說道：“您放心，隻要我活著一天，就不會讓婉兒受委屈，讓大寶不快活。”

林若甫欣慰地點點頭，轉而歎息道：“後來你的身世出來...才知道你原來是葉小姐的公子，那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？”

這便慢慢將話題引到了範閑所需要的方向，那個一直不能宣諸於口，也無法問人的方向。

“我在朝中文臣方麵...沒有什麼得力的人，除了任少安。”範閑苦笑著說道：“明麵上看著。我能將二皇子打地落花流水，可日後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朝廷上辯一辯...我沒有人替我說話。”

林若甫明顯是知道他的意思，卻不點明。反而笑著說道：“老舒小胡，門下中書最有權力的兩位大學士都很欣賞你...還不知足嗎？”

範閑搖頭說道：“欣賞是不能當飯吃的，真到了站隊地時候，誰能信得過誰？”

林若甫盯著範閑的眼睛，問道：“你需要一些信得過的人？”

範閑並不否認這點，嘿嘿笑了一聲，就像是一個正張著嘴，流口水，等著長輩喂食的貪心小鳥兒。

林若甫看著他這神情，忍不住啾啾笑了起來。馬上卻是笑意一斂，平靜說道：“我不會給你。”

...

這個回答讓範閑大為吃驚，不過他心裏明白。既然林若甫將自己的全族人都押上了自己的馬車，總要給自己一些幫助，斷不至於又讓馬兒跑，又不讓馬兒吃草，今日這般回答。自然有他的道理。

果不其然，林若甫溫和說道：“你是不是很奇怪？自從老夫離開京都之後，朝中文官一派便有些亂了。投二皇子與雲睿的投了過去，投東宮的投了過去，老老實實站在中書門下的還有一大堆...”

範閑微微皺眉，這個現象，自然是他早就發現地了，奇怪處在於...

“奇怪的便是，為什麼沒有人主動投你？”林若甫似笑非笑望著他，“你如今在天下士林間早有大名，加上莊墨韓之賜。雖說年紀小了點，但正大光明的開門當個讀書人領袖，也不是不可能地事情...為什麼？為什麼除了少安這個當年鴻臚寺的同仁搶先亮明了隊伍之外，滿朝文官，卻沒有主動來向你投效的？這一年多裏，竟是沒有一個文臣會登你的門...時至今日除了你那四個在各郡州裏熬日子的學生之外，你竟是一點兒勢力也沒有發展出來。”

這正是範閑地大疑惑，大頭痛，最初他還以為是皇帝的製衡之術，可後來發現，慶國皇帝盯著自己的重心，依然是在軍隊方麵，並不是怎麼在乎自己與文官地交往，所以一直有些不明白...似乎冥冥之中有隻手，一直在阻礙著自己在那方麵的進展。

他愕然抬首，盯著自己的老丈人：“為什麼？”

到了今天，範閑自然明白，之所以會這樣，是遠在梧州的老丈人在運用自己殘留的影響力，不讓自己當初的那些門生與自己走的太近。

“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。”林若甫有些喜歡自己女婿的機靈，溫和說道：“更何況你這棵樹已經長的太高，比那幾位正牌皇子還要高...不錯，這件事情是我安排地，那些在你看來有用的人，我暫時不會讓你去用，以免引來宮中的議論...至於什麼時候給你...”

老人家歎息著：“當初，我便是站的太高了些，才不得已退了下來，我又怎忍心讓婉兒的夫婿重蹈覆轍？”

“新皇即位的時候，那些人我就給你。”

林若甫最後這般說道。

範閑默然，卻嗅出了一絲不吉利的味道，新皇即位那些人才能給我...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，麵對著如今那位深不可測的皇帝陛下，林若甫下意識裏就生不出些許冒險之意。

林若甫對朝政的暗中影響還存在著，所以他要避嫌，要讓皇帝相信他是真的在梧州養老。

這是一個矛盾而難過的怪圈，最大的損失就是範閑沒有辦法獲得那些助力。

“我怕太晚了。”既然雙方話已經說開了，範閑也就不再避諱什麼，“太子與老二的力量基本上都在朝中，萬一將來是他們繼位...我想，我不會有什麼好日子過。”

林若甫說道：“你...應該說的更直接一點。”

“好。”範閑直接說道：“我不會允許太子或者老二坐上那把椅子。”

林若甫笑道：“所以這就是你的問題...不需要那些力量，太子與老二如今就已經不是你的對手，你何必再理會這些？你最近一年做的不錯，但最大地問題在於...你找錯了鬥爭的方向。”

範閑訝然。

林若甫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許多年前的某些事情。眼窩裏的目光顯得愈發深遠，緩緩說道：“在當前地狀況下，你的敵人隻有一個...那就是雲睿。”

...

範閑先是一驚，旋即心中生出些不以為然來。長公主的手段他是見過的，玩起陰謀來有如繡花般絲絲入扣，隻可惜麵對著身為監察院提司的自己，自己又有陳萍萍與言冰雲這一老一少二人幫忙，長公主最擅長的武器對自己並沒有什麼用處。

至於實力方面，信陽曾經派遣刺客到蒼山暗殺範閑，結果鬧了個灰頭灰臉。

所以範閑想來想去，也不覺得長公主有什麼可怕之處，世上的傳聞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了。麵對著林若甫凝重的神色，他忍不住搖了搖頭。

林若甫說道：“你是不是忘了君山會？”

“君山會？”範閑緩緩低下頭去。“葉流雲隻有一個，不能改變什麼大勢。”

“葉流雲隻有一個。”林若甫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看著範閑，說道：“四顧劍也隻有一個。燕小乙也隻有一個，我...也隻有一個。”

“但君山會，可能有無數個。”

...

範閑聽明白了這個意思，震驚無比地看著自己的老丈人，嘴唇有些發幹：“您...也是君山會地人？還有四顧劍？”

“什麼是君山會？”林若甫微笑著說道：“或許沒有人能說的清楚。雲睿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吧...我能解釋的就是，君山會隻是一個很鬆散地組織，有可能是品茶的小團體。也有可能是滅去萬條人命，毀國劃疆的幕後黑手。”

範閑想問些什麼，被林若甫揮手止住。

“君山會隻是這世上一些站的比較高的人...互相通氣地聯絡方式。”大慶朝最後一任相爺緩緩講述著這個天下的秘辛，“我們不是一國之君，隻是恰好手中握有了一些極大的權力或者實力...勞而有很多事情，總是我們自己不方便做地，所以我們會經由君山會這個渠道，請朋友幫忙，而當朋友有麻煩的時候。我們也會幫忙。”

“很對等是不是？”

“君山會不過是朋友間的聯誼會罷了。”

“君山會沒有一個森嚴而完備的組織形式，沒有什麼確定的目標，也沒有什麼一致想達成的願望。”

林若甫最後總結道：“所以就純粹意義的殺傷力來說，君山會因其鬆散而並不強大，至少...不如老跛子手底下的監察院好用。”

範閑有些疑惑，既然如此，為何老丈人還要自己警惕長公主的君山會？

林若甫微笑說道：“陳萍萍最後在逼雲睿，你似乎也在逼...我猜地可對？”

範閑不得不佩服對方的政治嗅覺，點了點頭。

“可你和老跛子似乎都犯了一個錯誤。”林若甫輕聲說道：“你們總以為，把長公主與老二東宮都逼的跳起來，逼到皇帝陛下的對立麵，就可以輕輕鬆鬆地獲取整個戰役的勝利。”

“難道不是嗎？”範閑皺著眉頭，慶國乃天下第一強國，慶國皇帝雖已沉默十數年，但當年的曆史早已證明了，慶國皇帝的手段，絕對不是任何人都能抵擋的住的。

“因為你們低估了雲睿，低估了君山會...如果任由這個事態發展下去，她真的發瘋的話...誰知道會是什麼後果？”

林若甫笑吟吟地說著，談論著那個與他糾纏了許多年，還為他生了一個可愛女兒的...長公主殿下。

“君山會不是很鬆散嗎？怎麼能和強大的國家力量相提並論？”

“君山會就像是一個球，在房間裏四處去蹦，可如果一旦有人想將它按下來，反彈的力量就會集中了。”林若甫麵上微帶一絲憂色說道：“尤其是這一年間，被你和老跛子巧手織著，雲睿似乎是沒什麼退路了...如果在這個時候，君山會驟然間發現了一個異常強大的對手，鬆散也會變得緊密起來，隱藏著的力量也會迸發出來。”

“這和人是一個道理...當你發現一個渴望已久的目標時，什麼樣的險，都是值得冒的。”

範閑聽著這番話，心裏生起了一絲寒意，雖然這個局麵是他自己所營造且盼望的，卻依然被老丈人的話嚇了一跳。

如果君山會除了葉流雲之外，還與東夷城有聯絡，還有許多助力，那麼對方的實力就早已經超越了國境的限制，凌於天下之上，而有資格讓鬆散的聯誼會變成一個火藥桶的...

這整個天下，當然就隻有慶國皇帝才有這個資格。

...

“四顧劍難道也會出手？”範閑忍不住搖了搖頭。

林若甫微笑望著他：“雲睿如果不瘋，自然不會做這樣的安排，可如果她真被陛下和你們逼急了...誰能說的準呢？陛下一身之安危，牽涉天下之大勢...他若死了，有太多的人可以獲得好處。”

前任相爺正色說道：“除了你我這些大慶的臣民。”

慶國皇帝如果死了，北齊自然是最高興的，東夷城也會放鞭炮，而慶國隻怕馬上就會麵臨著無窮無盡的災難。

林若甫最後說道：“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，慶國的敵人都會團結起來...你先前說四顧劍，為什麼不說說苦荷？”

範閑的嘴裏有些發苦，不想接這個話。

林若甫冷笑道：“君山會？不是君山會的人...隻要願意，隨時都可以加入進來，雲睿居中關係，這才是她最擅長的

事情。”

範閑明白這一點，長公主與北齊太後之間的私交極好，而且與東夷城也一直狼狽為奸，他忍不住苦笑著說道：“大家來自五湖四海，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...嗯？”

他忽然皺眉說道：“我們能猜到，陛下也一定能想到，他為什麼不先下手為強？”

...

房間裏安靜許久，林若甫才溫和開口說道：“先前說的是雲睿的事情，她雖然是瘋的，但我畢竟和她相識二十年，自然能猜出她會做些什麼。”

“可是陛下...”林若甫忍不住露出一絲譴歎：“雖說他曾負我，但我必須說一句，誰也不知道他的心裏在想什麼，也許...他正等著那一天吧。”

“也許，他是自大到了一種腦殘的程度。”範閑不知所謂的想著。

“那我該怎麼辦？”

林若甫輕聲說道：“你原初不是打算當看客？隻是如果事情大到了某種程度，不論你願不願意，終究也是要上場演戲的。而在當下，不論從哪個角度出發，你必須牢牢地站在陛下這一邊。”

範閑心裏想著這是廢話，自己就算想站到丈母娘那邊，可被你這老丈人一嚇，哪裏還有那個膽子去和瘋子一起玩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